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 one (或 two) @gmail.com 发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不可空白，会收到突破网络封锁软件。

## 华沙多元文化节上介绍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是波兰华沙市多元文化节，下午一点钟，在市中心银行广场到老城之间站满了观众。在锣鼓喧天的花车大游行队伍中，法轮大法学员的彩船象一幅超凡脱俗的立体画静静展现在观众面前，与热闹喧哗形成鲜明对比，令人耳目一新。慈悲祥和的《普度》、《济世》音乐，优雅平静的法轮功法动作，吸引华沙市民和各家媒体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和录像机，更有观众挤出人群，向法轮功学员挥动双手高喊：popieram（支持）！

彩船到达终点后，停靠在法轮大法展位对面，随行而来的民众开始轮番与彩船合影，更有很多市民站在彩船前面随着彩船上法轮功学员的示范动作一招一式学炼起来，他们拿取法轮功传单，询问华沙的教功地址和法轮大法波兰语网站网址。

站在真相展板前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暴行时，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内心震惊眉头紧锁。一批又一批不解的人群涌向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法轮功学员就一遍又一遍地讲真相，讲述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和祛病健身



的神奇功效，讲述以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的中共不能容忍亿万民众对法轮功的信仰。不少人发现桌子上有反对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不等介绍就开始主动签名，等待签名的人群甚至排队长达十几米远。有几位未带身份证的市民，打电话要家中亲人帮忙查找个人社会号，一定要签名，一定要为法轮功无辜承受的残酷迫害表达自己的立场。

一个中国人在法轮功展位观看了真相，马上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相关组织。

一个西藏人要求法轮功学员帮忙退出“红领巾”，取消当年上当受骗为中共邪党发出的一切誓言，

还有数拨中国人路过此处，看到法轮功的字样，不再躲避，不再害怕，希望了解，敢于观看，也愿意倾听真相。他们都开始考虑“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问题，虽然最后还没有决定，但法轮功学员为他们能开始冲破谎言而高兴。

天色渐渐黑下来，还有很多人站在彩船前面在学法轮功，展位帐篷内喜爱学做纸莲花和学写“世界需要真、善、忍”毛笔字的波兰人还在认真学习，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活动结束后，波兰市民才慢慢散去。



## 我和丈夫遭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及江氏流氓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们都承受了异常的巨大压力，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捍卫大法的尊严，都不同程度的遭受了中共的非人折磨与迫害。下面是法轮功学员刘翠云叙述所遭受无理迫害的经历。

我叫刘翠云，五十六岁，是招远市金岭镇北冯家村人。

从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以来，十二年的时间里，我的家庭同全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一样，遭受了地方政府、六一零、派出所等一些部门恶人的残酷迫害，下面揭露的一些真实实例，只是我家这几年受迫害的其中一部份。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报纸等所有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大法。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晚上，我乡镇（当时是大户乡镇）政府和派出所约二、三十

个人，其中有叫：康英春、王书江、薛洪尧、陈锋等政府干部，他们一行人闯入我家，逼迫我把大法书全部上交。因为“七二零”以前，我家是个炼功点，他们把我当成了所谓的重点人物，我不为他们邪恶的气势所动，我修大法没有错，大法书是我的命根子，我拒绝交书。他们恼羞成怒，几人一齐朝我丈夫拳打脚踢，（我丈夫也学大法）打够了，这些恶人们就动手把我家墙上挂的师父法像、桌子上的大法书、同修们在我家炼功坐的垫子都抢走了，然后拿到我村的村南头都烧毁了。

七月二十五日中午，以王书江、王学朋、薛洪尧、康英春、藏凤友等乡政府干部，把大户乡的所有炼法轮功的学员全部都叫去乡派出所的大院内，让我们站在太阳下曝晒，那天特别的热，有三十六、七度，有一个叫杨菊花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被晒的昏过去了，送去医院抢救。一直晒到太阳偏西了才叫我们回家。

第二天，政府的恶人干部又把他们的重点人物，全乡约二十多人，都叫到了乡计生办，中午，全部推到院子里在烈日下暴晒。院子的地是由石子和沥青铺成的，

烈日一晒，温度很高，恶人们先叫我们坐在地面上，等坐的温度低了，不那么烫人了，就叫我们站起来，等把地晒热后，再叫我们坐下，就这样反复多次，一直折腾到下午五、六点钟，太阳偏西了才叫我们回家。

九九年的十月一日下午，政府恶人**薛洪尧**带领几个人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乡派出所，那天被绑架的还有同修杨克云、原发翠。我们三人被单独关押在三个房间。到了傍晚，恶人们要去吃饭，**薛洪尧、王书江**叫我们三人，每个人两脚各踩一个砖，两个腿弯处各夹一个啤酒瓶子叫我们蹲着，并派人看着不让我们动。

大约蹲了有四个多小时，恶人们回来了，**薛洪尧**进门对我们三个挨个询问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们都说“炼”，他就对我们挨个打，打累了，过来指使我，叫我打杨克云，我告诉他：杨克云和我无冤无仇的，我打她干什么？我不打。他再次要求我，再次被我拒绝，这时，他发了疯似的说：你不打我教你打，说着就朝我的脸部、头部用手拼命的打，当时听到啪啪的声音很响，我被打的头发昏、眼前发黑、耳朵一点也听不到声音了，脸被打肿了，从嘴里不停地向外流血。之后打累了，又指使杨克云叫打我，杨克云不打，他又把杨克云毒打了一顿。那一晚上，我们三人被从各自村里叫来的妇女主任看了一夜，不让我们睡觉，第二天才把我们放回家。

九九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我丈夫进京上访，为大法讨个公道。他一到北京，就被北京的警察劫持到了昌平看守所，当时那里关押了很多各地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报地址和姓名，恶警逼迫他们赤脚站在从厕所里流出来冻成冰的尿液上。有一个学员被恶警打得头破血流。

二零零零年农历正月初三日晚上，大户乡政府知道了我丈夫去了北京上访的消息，由恶人**薛洪尧、王书江**领着几个人闯入我家，对我破口大骂，走时把我家的两台录音机和炼功带拿走了。后由王书江等人去北京拉我丈夫。

到了北京，一见我丈夫，恶人**王书江**就破口大骂，拳打脚踢，我丈夫身上仅有的二百元钱也给搜去了。在回来的路上，恶人们都坐在轿车内，把我丈夫塞到汽车的后盖里，我们地区离北京有一千多里的路程，车要行驶十几个小时，车盖内缺氧很憋气，我丈夫差点被憋死。初五日傍晚，我丈夫被他们拉到了大户乡政府大院内，把我丈夫拖下车之后，一帮恶人对我丈夫又是一顿棒打、拳打脚踢，当时有七十多人围观。恶人们把我丈夫打了个半死，怕出人命才住手。到了晚上又把我丈夫拉到了乡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恶警们让我丈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双手被铐在他们睡觉的床腿上。第二天，我去派出所送饭，看到我丈夫被恶人们迫害的很严重，手不会拿东西，两只手发抖不停，肋骨疼痛不敢喘气，我只得一点一点的喂了他几口饭。到了晚上，派出所**姓孙的所长**把我丈夫用绳子捆了起来，拽着头发又拼命的毒打了一顿，因伤势严重，把我丈夫送到了医院，经检查发现被打断了一根肋骨。检查后又把他拉回派出所非法关押。

正月初十日晚上，恶人**薛洪尧**又带领几个人把我和同村的法轮功学员刘志叶绑架到了计生办，那里已关押了十三、四个人，那天晚上不叫我们睡觉，让我们站在寒冷的屋外罚站，反复好几回，一直折腾到天亮。还有一天晚上，

下了一场雪，政府来了很多人，有**王书江、王学朋、薛洪尧、藏风友、康英春**，还有打手**王京芳、孙启全、陈锋、刘强**等恶人，他们先叫我们赤脚站在外面的雪地上，他们在屋里点着名挨个叫进屋，然后拿着胶木棒没头没脑的对我们进行毒打。恶人**王书江**恶狠狠的说：上面有指示，打死你们白打死，死了把你们送到厕所的大粪坑里去。有个叫刘大公的男性老年学员（已去世），恶人们把他的棉衣扒下来，只让他穿一件内衣，然后往他的脖子里倒雪。

有一天，恶人**王书江**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向我要钱，说我丈夫上北京扰乱社会秩序，罚我家五千元。那时，我被关在计生办，我丈夫被关在派出所，家中只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说我没有钱交，**王书江**就指使**陈锋、王京芳**拿着胶木棒子朝着我身体后侧打，我被他们打倒在地，全身被打的发青，被胶木棒打的地方，用手一摸发硬，打的我浑身疼痛，那些日子连坐都坐不下。

政府恶人们手段卑劣。有两次赶集，把我们十几个法轮功学员用绳子一个接一个的拴着（也有我丈夫）沿街游街示众，侮辱我们的人格。这次，我们被关押了五十多天，每人被勒索了五百元钱才放回家，我丈夫在派出所关押了五十多天，被勒索了五千元钱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的一年里，大户政府的恶人们几乎天天骚扰我们，一年中，我被恶人绑架七次，生活不得安宁。

二零零七年，我村干部**冯善友**，为了得点额外的财，构陷我和刘志叶。那是农历的七月十九日晚上，金岭镇邪恶的六一零头目**刘淑梅**带领招远市六一零、国保大队的恶警闯入我家，看我不在家又开车去了同村刘志叶家，连同在她家串门的法轮功学员刘淑敏一起绑架到了招远市玲珑洗脑班非法关押了很长时间。恶警们没有抓到我不甘心，在同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晚上六点多钟，刘淑梅又带领金岭派出所、招远市六一零、招远市国保大队的恶警十几个人，其中我知道的有**李建光**和**孙启全**，他们土匪一样翻墙闯入我家，将我拖上车后，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并抢走了我家的影碟机、收音机、所有的大法书、还有接收卫星的大锅，随后连我丈夫也一起绑架到了洗脑班黑窝。在那里，恶人们天天逼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相，逼迫我们写所谓的背离大法的几书，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才放回了家。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金岭六一零头目刘淑梅又指使几个人，又去我家以回访的名义骚扰我们，还欺骗我去政府谈谈话，被我坚决拒绝，我丈夫因被他们迫害的太重，他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次恶人走后，我丈夫吓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处于恍惚状态。



酷刑演示：冰冻与人格侮辱



酷刑演示：毒打

## 招远辛庄镇恶徒们骚扰法轮功学员

八月二十三日晚六点多钟，山东招远辛庄镇邪党人员、派出所恶警十多人闯到大庄家村七十多岁的老人王桂兰家，从墙头上翻墙而入，非法抄家，王桂兰老人不在家，这些土匪非法抄走老人的电话号码后悻悻而去。后又扑到七十多岁的老人张致祥家，以同样的土匪手法，不打招呼、不走正门，直接从墙头上翻墙而入，翻箱倒柜到处乱翻，张致祥老伴受到惊吓，张致祥老人质问这些不法人员：“你们是何人？为何土匪般跳墙进来？为何到处乱翻？难道没有王法吗？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难道错了吗？难道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就要受到骚扰恐吓吗？你们自称政府人员这不是知法犯法吗？”这些不法人员一个个哑口无言，狼狈而去。

九点半以后，这伙人又闯到朱宋村，由村书记带领到法轮功学员徐永芹家骚扰，谎称找人到处乱看，并质问男主人家中有无电脑，男主人说我连手机都不会玩要电脑干嘛，恶徒不甘心的走了。

事后得知，此次不法人员的疯狂行为是为了绑架王桂兰老人的儿子、法轮功学员张致奎。

## 生死就发生在几秒钟内 ...

【明慧网】我是法轮功学员，以下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事情。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刚吃完早餐后，老伴突然感觉心脏不好受，出现心肌梗死的病态，病情发展非常快，我叫老伴快喊“法轮大法好”他就喊出一声后，就不会说话了，面色苍白，眼睛也直了，瞪得大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当时大声喊：“求师父救救我丈夫吧！”就喊了一声，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奇迹出现了，老伴醒过来了，会说话了，脸色也变过来了，而且身体恢复非常的快，下午就能下地了。

事后我问老伴刚才发生的事，他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一会感觉突然又跳起来了，好象有人用力在我胸前压了一下子，心脏又跳起来了。”我告诉他：那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你。老伴双手合

十激动的说：“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他还表示，等病好了替我做家务事，让我出去讲真相，多多救度世人。

这一切，从远方回来的女儿都看见了，她激动的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救了她的父亲。女儿对我说：你师父太神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大法。临走时跟我要了《转法轮》和炼功的音乐。◇



法  
轮  
大  
法  
好

## 关于“中共不等于中国”的一点简述

【明慧网】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被中共一言堂的“伟光正”谎言欺骗着，错把中共邪党和国家、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混淆在一起，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等谎言的欺骗下，只要一提到“国家”，人们就和中共画上了等号；一说中国人民，人们就觉得应该是“代表”他们的中共；一说中华民族，人们就联想到中共；一说中国历史，人们只知道被中共篡改了的教科书中那些；一说中华文化，人们就只知道中共宣传的那些。谁要说中国存在的问题，人们就觉得你不爱国；谁要说中共不好，有人就说你反党、反革命、反人民；如果是外国人或海外华人指出中国的问题，人们一定也会和中共站在一边并仇恨地说“那是反华势力在捣乱”。那么该如何认识中共与中国的关系呢？

### 一、中国≠中共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痍、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徘徊在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幽灵”附体于中共，依靠谎言和暴力三华夏神州倒行逆施几十年，它能代表中华民族整个历史吗？

### 二、爱国≠爱党

中共从幼儿园就开始给人灌输“爱党等于爱国”的思想，从小就开始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亲爱的妈妈”中、小学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明确写着“热爱祖国，热爱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人选更是要“政治第一”（实际是爱党第一）。人们从小到大唱的都是歌颂党的歌，在不知不觉中就认同了“爱党就是爱国”。即使历次运动中被整残了的人，在被“平反”后都对党感恩戴德、夸奖党的英明。

那么，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历代不乏爱国志士，例如岳飞、文天祥、张灵甫等等，都被视为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他们爱党吗？肯定不爱，但是人们都知道他们是爱国志士。岳飞和文天祥离我们较远，也不知道有中共；张灵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不但不爱党反而和共党是仇敌。

从现在来说，中共的许多贪官将国家巨款挪到海外；许多中共党官借着发展经济的幌子大肆出卖国家的矿产资源，吃子孙后代的饭、破坏自然环境；更甚者出卖国家领土以换取邻国的军事、政治支持中共，这些官员们爱国吗？他们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吗？相反，很多海外华人看到中华大地被中共恶党破坏的满目疮痍、中华神传文明被中共破坏、偷换概念、人民被愚弄，痛心疾首，出于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热爱而不断的大声疾呼、提出批评和建议，难道他们不是爱国者吗？难道他们是邪党所宣传的“反华势力”吗？

这说明爱国和爱党具有完全不同涵义，两者不能划等号。

### 三、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中共党文化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朝代更迭，波澜壮阔，源远流长。从文王八卦、诸子百家到儒、释、道三家学说，交相辉映，汇成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各种典籍浩如烟海，哺（转下页）

(接上页)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而中共建政才几十年,在漫长的五千年中只是一瞬间;它一直把古老的中华文明视为“封建迷信”,并用暴力和谎言完全毁灭了中华几千年文明。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都有一个“苍天”的概念,就如同西方人心中“上帝”的概念;中国人发感叹:“我的天哪!”,西方人发感叹:“哦,上帝!”,就是说东西方文明都有对神的信仰。而中共是否定一切神的,而强迫民众从小就接受它的教育、把它当作“真理”、“神”。一个全面阉割了自己祖宗文化、把自己视为“碳水化合物”的动物、把外来马列邪教思想强加给国人的邪恶集团,有什么资格评说中华历史?!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华文化?!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耻辱吗?

可喜的是现在已有很多人在觉醒:不做马列子孙,我们要做中华儿女。(待续)

## 亿年奇石报“中国共产党亡”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2.7亿岁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中国各路地质专家实地考察后一致认定是天然形成。海内外一百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一消息。(网上可搜索“藏字石”)



## 警察桑尼的启示

【明慧网】近日,埃及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桑尼的警察因一月份枪杀多名反对独裁政府的示威者,被通缉并被法院缺席判处死刑。据报道,这是埃及独裁政权倒台后,第一起涉及政府雇员杀害示威者的判刑案例,相信会有更多桑尼这样的警察陆续受到审判。

这样的事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早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除第一轮对级别高的战犯审判外,在以后举行的12轮审判中,主要起诉的是为德国纳粹帮凶的企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医生等等。一些被纳粹强迫执行命令的人员,也被判了绞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永远否决了“奉命行事”的辩解。

今天,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社会里,许多警察象桑尼一样不自知地被独裁政权利用着,以执法之名作恶。在中国大陆,“执行上面的命令”,已经成为一些“执法者”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的托词。然而从历史到今天,无数的事实都启示着人们:“执行命令”最终不会成为逃

脱天理、法律惩罚的挡箭牌。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江泽民以其个人意志成立了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它凌驾于法律和一切政府机构之上,是类似于纳粹“盖世太保”的国家恐怖主义组织。许多各级“六一零”负责人,卖力参与迫害,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呢?至今,江氏已死,所谓树倒猢猻散,中央“六一零”头目罗干、周永康及许多省市的“六一零”头目已经相继被告上国际法庭。同时,尽管中共封锁消息,全国各地“六一零”头目意外暴死或患绝症的消息不断传出,仅明慧网上的相关报道就有近五百条之多,因其多发性和普遍性,人们称“六一零”是死亡职位,普遍认为是作恶多端招来的恶报。

其实,看看迫害发起者的悲惨结局,看看中共的腐败,已在病入膏肓的穷途末路中,看看近几年来,一万多例,各级610、公安、警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遭恶报的实例,再看看世界上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聪明的人都会理智的思考自己何去何从了,谁愿做警察桑尼呢?◇

## 世纪伪案 惊天骗局

二零零一年除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多人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但众多证据表明,自焚是一场骗局。

● **头发和塑料瓶子烧不坏?**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 **采访不穿隔离衣、气管切开能唱歌?** 根据医学常识,为防细菌感染,危及生命,大面积烧伤病人要住隔离病房,而且12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根本无法正常说话。探视者需穿戴隔离衣帽、手套、鞋套。刘思影术后4天不但接受“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直接穿便服近距离采访,并且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被海外医学界人士戏称中央电视台“创造了医学奇迹”。!

